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錫山計六奇用賞編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京師文臣俱寓西城而朝班則列于東武臣俱寓東城而朝班則列于西甲申元旦上視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啟奏群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令再鳴鐘啟東西門遠近聞之自皆疾馳乃諭鳴鐘且勿啟門永不閉又久無至

者乃欲先謁太廟後受朝呼駕轎輿蓋駕輿馬與立  
仗馬約用百餘時又一無備將長安門外朝官所乘  
馬悉驅入端門將欲登輦司禮又恐外馬不馴或多  
哂齒奏止之又諭受朝而後拜廟再登座以候文武  
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竟不敢過中門  
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僂倭而入東班武亦直入  
文班從螭頭下蹲筭而入西班有新科榜眼宗之繩  
父名劫者以召對稱旨寵仕職方贊畫品最高潔亦  
龜形而過于東班受朝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官不

應陪祭者。馬以掠入而步回。總非兆也。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于此矣。獨可異者。三月二十一日。百官朝賀。李賊擁擠爭進。被楹撲逐。門久不啟。露立以俟。吁何前倨而後恭也。是可誅矣。

風變地震

正月初一庚寅。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時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

降乩

上以風震有憂色沐浴焚香拜天默禱曰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仙卽降乩曰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八方七處亂十爨九無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上見詩默然不悅。

大清朝改元

正月初一日

建州定國號曰

大清改元順治

李自成僭號

初三壬辰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大順年號

日永昌以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爲丞相。設六政府。各尙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隨征。吏之宋企。郊戶之楊建烈。兵之喻上猷。禮之鞏煇。刑之陸之祺。工之李振聲等。皆明臣之降附者。

是日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等率衆二萬爲前鋒。所過皆破。自成得報曰。可長驅矣。遂留文官并武將李友。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五十萬。與諸將從禹門渡河。掠河東。河津。稷山。柴河。臨晉。一路俱陷。垣曲。知縣。遞降表。一云自成初二發兵。至十四癸丑過河。平陽。

州縣盡逃。諸將皆遁。

自成移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孤客。予十金。代投兵部。以爲詐。斬之。

李明睿議南遷

正月初三日

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至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之策。明睿請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願聖。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

亡之秒。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帝曰。天命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入。云。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肅復疏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首叅爲邪說。言不殺明肅。不足以安人心。上日光時亨。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道。然而南遷之議。寢。



矣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初四癸巳。工科曾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籓之富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犒士。未必遂至于此。今之紳富亦宜稍捐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福嗣王奏

初五甲午。兩關王奏王寶貴係無存。蓋爲世子時。自籍以獻賊者。卹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議撤甯遠

初六乙未。工科高翔漢言。自出口來。數月。忽接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沆。稱復有入塞情形。甯遠逼近。不可示以單弱。而調兵南征。豈稱異美。

時吏科都給事中吳勝徵。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徙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自前後屯失守。宵遠孤懸。二百里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閣臣持之不可事。竟寢。蓋泥于前說而不知變也。按東陞戍兵。崇禎初年。經畧臣有棄宵遠守關門之策。是時方內安甯。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爲非計。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于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

輿之急卒至強。入虜境十六八。關二十抵豐潤而京師陷矣。悲夫。

曾應遴奏江右事。

初七丙申。兵科曾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破。吉。撞嶺。兵破。而賊破。萍及袁。呂大器。禍急。不能駕馭。左師。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卽合閩越之力。以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爲兄弟。緩急可不煩檄。謂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賴失守。而虔撫之。

報杳然莫必。諸臣真醉夢矣。

保定撫徐奏義衿陳延祚破家養士。厚捐全城。

### 李自成陷平陽

初八丁酉。自成陷平陽。沿河州縣望風。羸解皆置。偽官有防禦使大尹等官。初九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將金聲桓守徐。周任鳳守泗。周爾敬守清口。

### 何騰蛟

十二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

有功。今陞楚撫。已成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倅。恬守可知。卽以補騰蛟缺。可稱並美。

### 元宵賊入城

北京每歲正月初八。燃燈至十八止。作元宵節。是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金鼓震天。每門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計。皆以鬧元宵爲名。達旦不出。守者曰。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時開元宵。賊俱腰纏數百金。既入城。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守城上。部內貪其厚賄。竟不核也。及三月。賊至離城二里。佯守城。賊多置鐵

子砲中不向下擊而向上發俱打空中不傷一賊久之賊度鐵子已盡乃悉薄城城上已無鐵子砲徒乾響而已衆議徃工部請箭行未及賊用高木續接圍以紬布使健兒魚貫而登守者不拒反以手援之入賊旣上發三砲守者悉脫衣反服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卽以刀砍之遂大潰蓋元宵九門分股顯進賊已萬千伏城內矣。

無錫王季重入朝房腰間銀帶被人割去朝內有偷兒時事可知矣。

李建泰督師

李建泰字復余。山西曲阜縣人。天啟五年己丑進士。崇禎季年爲大學士。甲申正月上憂。寇于臨朝日向。閣臣興歎曰。賊勢如此。閭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卿等能無爲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十六己巳。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貞固凌駟郭中。



傑上諭卿卽整裝就行具見忠奮所請吏部卽用所  
需旂牌勘合照例速給建泰又曰進士石嶺願單騎  
走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  
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  
東渡上憐欲用石嶺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二  
十己酉郭中傑實授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上命查  
天明集禮中邊將授鐵告廟禮看議安行二十三壬  
子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議用介松年着以科銜  
催餉有功實授二十六日乙卯上命建泰出師行遣

將禮寅時。命駙馬都尉萬偉。以特牲告太廟。卯時上  
臨軒。廷授建泰節劍。殿樑響聲大作。如催折然。己時  
備法駕。御正陽門。親餞官軍。旗旛十餘萬。自午門外  
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俱至。列席  
十九。文武西御。席居中。御用金壺爵皆飲。大寶石  
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命五省掌印侯伯內  
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  
御史糾儀。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遞酒三杯。曰先  
生此去如朕親行。卽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拱手勅奠。

論親臨正陽用寶以賜。內堪爲掛紅轡花鼓樂導上  
方劍而出。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  
不利行師。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建泰乘肩輿甫  
出宣武門。輿打忽折。識者憂之。諸臣又公餞于護國  
寺。建泰意氣英英。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發大如  
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授  
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西洋人湯若望  
隨行。脩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與凌駟曰。此行也。兼  
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

矣。二十七丙辰。建泰奏徵臣馳往太原。因過救河東。分守李正脩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脩赦罪。督輔軍前效用。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家存亡未卜。益遲遲以行。日行止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行至順德府廣宗縣。紳衿城守不納。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管知縣張宏基。是日卽移兵出城。二十九戊午。建泰聞家被焚掠。爲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二月初九戊辰。御書親敕建泰。敕臨德通津昌密六處。悉聽督輔。

調遣三月初五癸巳。建泰病甚。兵潰。初十戌戌甯武報至。畿輔震動。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爲尙住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京師破。建泰入城。賊禮遇之。

聞賊急。建泰遁匿。未幾降。自成爲相。大清朝立。建泰與謝陞馮銓俱爲內院大學士。及姜瓖起兵。又召建泰爲相。瓖敗。大清執之。建泰有妾五十人。逃歸。語之曰。吾今必死。汝輩有一人肯從吾否。

諸妾俱掩面而笑。竊相謂曰：汝固應死，吾等謂何。建泰尋祓殺其身，長而黑鬚髯。昔崇禎丙子，建泰主試江南，九日大宴雨花臺，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歎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上諭

十七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聞，著卽掃蕩，以通餉道。又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

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己命破格叙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

彭瑄奏

十八丁未。工科彭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一民不殺之偽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勇躍。倘皇上大下蠲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捧。搬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

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  
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  
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開門迎先逃外。  
請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爲切要。

### 馬士英奏

十九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踈防失守。中書張同  
儻奏。胡豐破窖。是兵非賊。命該部行檄督撫。卽擒梟  
示。鄖陽推官朱翊辨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棄城先  
遁。平陽鎮臣陳尙知投賊爲前驅。



東陽許都

二十已酉。上海舉人何剛言。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素裕韜鈴。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許都以作率。東義徵歛。一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威繼光法。申詳約。開道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允夏。供祐。洞城生員周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夏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

連袂而起。助皇上建業矣。廿二日辛亥。上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職方主事。卽令往東陽義烏練絡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又允何剛奏許都姚奇允作何委用。該部速議。二月廿二辛巳。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部陳子龍蔣若來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變。實王許都都故副院宏綱之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桀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實中產。勉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桀大怒。摘都行

刻社彙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桎梏之時。輸金者盈庭。闕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築于座。按之塔下。而笞之。群擁許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卽調台州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處餉。人人倖功。杭州指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賫書諭之。都卽率同事十三人。指杭投獄。子龍爲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築之過。命之復任。三月初六甲午。光先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

科給事中。

劉孔昭殺叔

廿三壬子。操江劉孔昭。殺其叔萊臣。萊臣應襲嫡嗣。爲孔昭父。盡臣僭襲孔昭。復冒之。及官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

是日賊破趙城。

廿四癸丑

內閣陳演二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應子中書。兵部奏李輔明抗賊死戰。特贈左都督。子諡。真定。

參將李茂春。報流寇過河。平陽府縣開門盡逃。高傑  
兵搶掠河東一帶。張縉彥言臣浙自舊撫熊奮渭  
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  
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彘虛懸。參將以下皆執袴儲  
備。則鋒朽藥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  
方之利害而已。縉彥于正月初四自兵科都給事陞  
兵部尙書。是夜星入月中。古云星入月中。國破君  
亡。

廿六己卯

諭兵部淮陽爲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漕督鹽法二臣增募。南京地震。

廿八丁巳

始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陳演揭救在獄中諸臣。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垞尹民興龔鼎孳保出。三十己未。

晉王奏晉疆萬分危急。塘報賊陷閔鄉。

李自成僞封

二月初一庚申。上平日視朝。忽得僞封啟之。其詞甚

俸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

是日命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王珣。並兼東閣大學士。諭吏部曾櫻名城屢陷革職提問。

初二日辛酉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闖關自成破汾州。

初三壬戌兵科韓如愈言晉寇訛傳時晉已殘破諸臣相戒不欲上聞總兵周昌吉奏保德嬰城固守內省豪衿把持懷慶夜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棄母

兵閒。狼狽走衛輝。依潞王。

初四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  
伏隱語。殊非告君之體。着嚴行警戒。姜埰允予請。  
戊邊遠。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從輕擬杖。

初五甲子。命迎護益藩歸國。山西糧儲道程奏晉  
省鹽課欠至七十餘萬。予剋之輪誼。

李自成僞檄

初六乙丑。賊圍太原。時余應桂初聞平陽破。諸將皆  
遁。太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



入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  
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  
福日移。利入戚紳。間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  
肉糝。袴而恃爲腹心。宦官悉散糠犬豚。而借其耳目。  
獄囚鼎繁。士無報禮之思。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人讀之多爲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薦某人。替某  
缺。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上諭戶部邊寇孔棘。外解不至。皆因有司急贖贖而  
緩錢糧。不嚴比賞勸。何以動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

在外責成。巡撫痛禁索耗。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中書張同敞奏。楚豫偽官多係紳衿。從賊。宜示教官。以諸生忠逆爲功罪。下部酌議。

初七丙寅。總督余應桂報。習中瓦解。徽州鄉勇拒殺賊兵。

蔡懋德太原死節

附畢拱辰應時盛

初八丁卯。李自成陷太原。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五百里之防。晉獨當之。賊衆耽耽窺渡。巡撫蔡懋德駐防蒲澤。且南北策應。頗挫賊鋒。癸未冬。保德州告

急歸鎮省城守河道將閻警奔潰。巡按御史汪宗友時糾其懦。奉旨革任。聽勘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陳尙智投賊爲前驅。總督余應桂畏賊甚。遲遲河上一無所爲。甲申正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澗竟渡。三晉遂成破竹之勢。既陷平陽。二月初六日。圍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賊馬步號二十萬。或勸懋德移鎮候代。可以卸責。懋德不可。誓衆死守。登陣拒敵。矢石火藥傷賊甚衆。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督兵五千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攻

十三日初八日丁卯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沙陸  
作封而莫辨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賊以數人乘夜  
大風從東北角登城城遂陷懋德草遺疏授贊畫知  
縣賈士璋聞道奏京師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中  
軍應時盛扶公上馬欲衝出城懋德跳下馬曰吾封  
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衆強之懋德大呼曰汝  
等欲陷吾不忠耶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  
德南向自縊軀輕氣不絕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  
絕亦東向自勒死時甲申二月初八也蓋時盛以遼

諸生爲懋德讎拔棘幕下。見草遺疏。卽歸寓殺其妻。妻與十四歲子。期以死殉。卒如所志。文武將吏與懋德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按察副使毛文炳。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賊尸之于街。懋德字公虞。號雲怡。蘇州崑山人。萬曆丙子舉人。己未進士。司理杭州秩滿。授儀曹。卽出爲江右督學。備兵嘉湖。巨寇阿丑流毒四省。公授幕署許世威方畧。擒之青石橋。分守湖南。以計擒湖賊齊天王等。烈皇帝知公才。召對稱旨。擢公巡撫山西。公旣死。聞恨公不驗屍。時加

及斷頸公標將段可達收公屍掘土掩之賊退始入  
棺公稱漢月師入室弟子故在危城中語人曰吾學  
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子方炳願  
卓犖甲申冬得旨謚忠襄子贈應與邑人王壽立祠  
賜名雙忠應時盛并附祀壽事在戊寅二月

畢拱辰字是伯號湖日萊州衛人萬歷丙辰進士歷

仕參使僉事改山西分巡冀甯賊入太原執公

以將軍劉所脅之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與蔡懋

德趙建極三尸同棄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日賊去材

官段可達以牘之覆之公無子。無人爲請卹者。丁雄  
飛與陳皇士云。公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  
驂。從同至書廊。簡閱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  
偶得數葉。則大喜。署中無事。終日讀古書。以書相餉。  
受人餉者。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  
卷。惟清執不善視。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尙浮沉郎  
官。尤通歷法。所著有義俠紀事等書。

啟禎錄。一刻方伯朱忠須攷。

張履旋投崖

此應入初二日內

張履旋舉人吏部尙書張愼言之子也爲官至山西汾州陽城縣賊執履旋拷銀履旋義不受辱貽書父曰與其虧體辱親不如殺身明志遂投崖而死宏光朝贈御史

初九戊辰劉澤清移鎮彰德錄陳郡屠戮贈開永傑等少卿

初十己巳閣臣蔣璟德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十一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普戴罪立功自贖



十二辛未順天撫揚奏飢民焚掠。諭刑部張國維  
中樞溺職一徒豈足以蔽辜。又諭吳昌時依律處  
斬馮源等附近充軍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贓產籍沒  
充餉。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  
二十萬着周正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  
免籍沒。高傑縱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  
十五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備達京師。賊遣僞官  
于山東河南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  
民名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

遠近風聞若狂

山西全陷

十六日乙亥。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戲者。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自成令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取真定。保定。上至是如聞山西全陷。命叅訪諸三分遣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甯前通津各鎮。張縉彥疏言。今日糧餉中斷。士馬

虧折督撫各官危擔。彼卸若一時添內臣十員。不惟  
物力不繼。抑且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上不應  
上。諭院部冠氣。方熾。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  
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爲民戴  
者。可許留任。責令募鍊鄉勇。整備城守。如貪殘及聞  
冗者。勒令去職。另擇賢能推補。

馬嘉植疏

十七丙子。吏科馬嘉植言。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  
因乎守闕。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可爲而

僕倖爲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  
爲戒。而空拳徒膺萬一。晉陽與淮北俱震。則爲禍愈  
激。非知彼知己者數也。臺臣陳丹有借兵士司之說。  
尤當商酌。以數世豢養之兵。尙不能必其用命。而向  
蠻夷責大義。此實難矣。况不能裏糧景從。則搜括不  
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尙握手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  
鼠。狼子驕悍。兩粵之間。又增多事矣。

戶科介松年言。士飭不振。廉耻風微。倡逃迎降。出自  
矜紳。深可痛憤。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

之。

十八丁丑。河南巡撫蘇京報賊窺懷慶。賊騎已叩  
固關。將逼真定。真保之間。全憑道路之口。京中嚴戒  
妄言。

### 堪任督撫諸臣

十九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肇  
與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騷、楊毓楫、何楷、叢明楷、周允  
允、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蔣允儀、王道純、詹爾選、黃  
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德。

二十己卯太康伯張國紀進銀一萬兩命進封侯爵  
廿一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兵部塘報太原  
分州潞安連陷諭亟訪各藩諸王下落諭河南  
總兵土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命內官問國輔  
等賚餉往薊寧等處分給又諭吏部朕念豫楚殘  
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行挑選不拘科目雜  
流生員布衣但才能濟變卽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  
恢復一州縣者卽授知州知縣功懋懋賞朕不爾靳  
分較內官監制各鎮驛前高起潛通津臨德層維

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勛順得彰德王夢洵大名廣平  
國恩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荀瑱中協李  
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報鄒魯之間土寇圍聚。  
廿二辛巳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如愈巡歷地方催解  
京邊正項并改折贖贖及周廷儒吳昌時朱大典等  
贓銀督解。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臚蔽君上本  
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河南巡按  
蘇京報賊遁澤州。催任漕運到任。

賊陷真定

廿三壬午賊真定。先是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家出城。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官信標登城。盡守禦。劫縛出城外殺之。劈獄請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豫叛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騎入城。收括籍地。距京城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徐標號鶴洲。濟甯人。天啟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守真定。斬賊使。碎偽牌。

廿五甲申。兵劉澤清請于青登諸山。開礦。前銀着。巡按設法。



廿六乙酉。進魏藻。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尙書兼兵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旋以敵報甚急。或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逃。遂止。漢傑等不道。

禮部奏桂惠一。繙同走粵。著賈蘊書慰門。

### 李邦華議南遷

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胤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明胤曰。太子少不更事。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皇上親行爲便。至是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于文華殿。那其明詹與少詹事項煜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若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附記南遷得失

或問南遷得失何如。予應之曰。當自成踰秦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

以爲邪說其事遂獲天下恨之。然景泰時也。先入寇徐有貞亦倡此說。時宋之從卒能固守卻敵。宗社晏然。時享亦持是見耳。使以時享之說爲非。則曰君死社稷之義。謂何必以邦華之說爲非。則撥欽羅繫組之辱可乎。二者得失必有辨之者。似光說稍長。然問今日將相果能如于忠肅輩否。不能則遷國圖存。未始非救變之一策。而時享目之爲邪過矣。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享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

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于地下。平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乃所以愛君而非以避死也。獨是明睿南行之說。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驟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後世必謂輕棄其國。上若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爲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爲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直及賊未近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

繫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爲勤王之舉。卽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且非獨太子宜南。卽永定二王亦宜分藩浙粵。伏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如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且明睿論太子之行。有專命稟命之礙。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昔唐元宗避蜀。卽使肅宗收兵靈武。雖欲克復兩京。亦以安史勢急。恐一旦不測。父子同盡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竊謂上宜守北。太子宜南行。似爲兩便。雖然。謀之善不善。事之成不成。者人

也亦天也。

余應桂請調諸將

前總督陝西余應桂上言。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  
勦之不可。請調天下鎮將如左良王吳三桂并高傑  
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  
清上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邱磊惠登相玉光  
恩孔希賢金守亮等齊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  
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承吉其人者。賜以尙方  
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賊勢甚盛。諸臣終日嗷嗷。未曾說着痛癢。惟此疏切要可用。惜乎已晚。

廿九戊子。大學士陳演面陳引退。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止賜路費五十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貲富。不敢出京。延半月而及禍。

批余應桂疏。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霍間。中軍鼓譟。庸怯可知。諭兵部。寇氛孔棘。秦所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任潛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以

著革職。濬充爲事官管事。

三月己丑朔張鐸請監國南京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滿城沟沟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上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之法。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兵餉。着黃希憲路振飛加意。召前兵部尙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洽。陳川諸生張鑑來中。正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



南京擇重臣輔之。論府部寇氛孔棘。戒嚴城守。昌平民謀焚劫官民舍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命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俱釋罪閑住。

初二日庚寅

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樞。問禦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鍊兵。加餉套語。賜茶而退。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南征。太

者久。至是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守西有門。全門勲臣一。麴亞二。論文武輪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日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全晉之破陷始聞。何謙以兵變聞。命謙帶罪安。淮撫監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

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具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尔遂拂袖起。

命福建撫按送益王回藩。時韓王亦避地屬縣。令速返國。以資屏障。先是詔諭藩王捐貲守國。乃益府疑未磚城。長史推官輒敢倡議。護藩遠遁。而撫按不發兵助守。且令權達益府暫駐邵武。地方官宜供應護送回國。毋致失所。命張國維催督浙直兵餉。

甲乙史載李邦華之請在初六日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 封諸將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脩省 詔封各總兵吳

三桂平南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

南伯給敕卽劉澤清竇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

馬岱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前定國王

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楷 從吉

楊御藩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 王田李

希沆分別陞賞署 福周游崇四王各乘簡南奔

衛師卜從吉南奔駐宿遷。

初五日癸巳

上命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封噶屯。俱許  
蠲贖。又設黃綾冊募百官爲助。

初六日甲午

始棄甯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  
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鎮彰德。因縱掠臨清南  
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命太監杜之秩協守。居兵  
關。賞通銀四十兩。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裏。其官兵入

千八十二人。內庫發銀四千五百兩。每兵五錢。甲  
乙史載初七。唐通陛見上。患勞。再三協守云云。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論部院近  
來。庶績廢弛。治功罔奏。總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  
祇聽吏胥積蠶相仍。惟賄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  
言。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  
不得優游藏拙。如司官闕冗。一任吏胥及假手濟  
貪賄。跡有據者。卽指參嚴辦。

周遇吉備戰大駭

李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  
悉力拒守。大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  
可歎也。遇吉日。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然勝  
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支。將我以獻。若輩可無恙。  
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謂賊策曰。  
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  
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遁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  
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  
揮短刀力戰。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扁。賊縛于市。磔。

馬遂屠甯武。嬰穉不濟。自成既殺遇吉。嘆曰：使守將  
盡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遺聞云：遇吉夫婦臨陣。  
殲賊無數。抄本云：遇吉設奇制敵。每戰必勝。自成懼。  
遇吉夜率壯士二百縋城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  
持半月而姜瓖等救兵不至。三月初一城陷。遇吉率  
民兵巷戰。手殺數百人。力竭被覆。不屈而死。

周遇吉傳

附配劉氏

周遇吉。號萃庵。錦州衛人也。

據史作錦衣衛指揮

鎮守山西

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



都督鳳翔。戰將夫人劉氏。驍勇多能。賊勳披猖。請  
鎮兵二千。部覆以副將熊通統之。甫至河干。叛將  
尙志迎賊。卽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叱之曰。吾受朝  
廷大恩。豈若爾輩叛逆。爾領兵二千。不能堵賊。反爲  
賊作說客耶。立斬之。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傳首  
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也。十五賊偪齊武。  
蓋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卷。勢如破竹。志意甚驕。其  
視甯武一關。旣非雄險。而兵力又微。直摧枯拉朽耳。  
公遣夜練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千人。激以忠義。迎

而。賊。不。爲。備。其。前。驛。皆。歎。民。斬。殺。已。盡。搗。其中。  
堅。復。殲。賊。精。銳。不。可。數。計。賊。鋒。雖。挫。不。却。屢。戰。始。薄。  
城。下。每。戰。賊。傷。甚。多。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  
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我。砲。旣。盡。賊。得。  
昇。大。砲。擊。城。援。兵。不。至。計。無。如。何。公。密。合。健。兵。伏。巷。  
開。門。誘。賊。賊。進。城。及。萬。餘。卽。將。城。門。闔。下。伏。兵。四。起。  
殺。賊。無。噍。類。傷。四。驍。將。圍。賊。大。恨。擁。兵。環。攻。連。四。晝。  
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躬。先。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  
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屈。者。悉。爲。賊。屠。公。傷。重。被。

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數擗旗竿上。亂箭射之。共擗其  
肉。一作是時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畧盡。夫人劉  
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  
死一賊。賊不敢迫。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廿  
五日。賊集頭目計曰。甯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  
尙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  
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甯武。詎有子遺哉。不若回陝  
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  
兵姜瓖。差人賁降表至。賊喜甚。設宴厚款。甫坐定。而

宣府總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  
若二鎮。據加封爵。一意長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  
自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屬集  
北賊陷京城。多有半面與手足者。皆甯武所砍傷。  
莫不嚙指以告人。謂周總兵真是好漢。殺去我等數  
萬人。再若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楊備  
陳顯末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  
祠。

嗟乎周忠武之殉難。閩門鵲屬。盡化烟塵。合鎮兵

民悉羅鋒力死後賊猶囓指而畏則前此未聞尤  
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憑牆射賊卒與全家俱  
燼壯哉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斬王夫人  
勇矣愧無其烈以視犬婦同死之趙昂發妻烈矣  
愧無其勇知言哉

抄本載三月初一甯武陷遺聞載二月初八百申  
陷編年載陳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丁酉  
屠甯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誌日獨本傳載二月  
廿四五屠甯武以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則本傳

似爲有據。

初七賊陷大同

乙未李自成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宦韓霖俱降。初賊揚言降者不殺兵民皆欲降。撫臣衛景瑗罵賊破保張國維率數騎南行。文為李若葵問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擢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朝論

稱之壬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二月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甯武。周遇吉告急。公趨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甯武陷。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爲之誌。門綱目書劉公幹自經于金軍。以爲金不能以威屈幹。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方。陽慕公。不殺。

老可以無死。而公持義益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無如何矣。南京贈公兵部尚書。諡忠毅。

一載天啟壬戌進士。賊至被執。命之跪。公不肯。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卽當殺我。賊禁之別室。終不屈。遂自縊死。

初入宣府陷

丙申自成陷宣府時。將白廣恩以誓約總兵姜瓖。



降監視大監杜勳。辨賄人。嚮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賊揚言降者不殺軍民。聚謀藉藉。撫朱之馮應質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威。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可保一城性命。之馮獨行巡城。見紅衣大袍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兵長競挽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監軍翟達走回京。是日大風。霾盡。甲乙史云。故撫臣朱一爲殺之。

兵科韓如愈奉差往省直催餉行至山東東昌府戴家廟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尙能論我主將否也。准蕪路振飛坐河岸以令箭約各避難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

宋之馮傳

朱之馮字樂山號勉齋順天大興人也天啟乙丑進士巡撫宣府甲申三月賊偪畿輔時宣鎮總兵王通已偪遣騎賫降表迎賊矣而公尙勞苦登溲與通分城而守各盡東西爲界賊信急飛草上告城中忽布

訛言謂公疑直人謀殺請兵屠城。值上撥後兵二十萬。旦夕且至。人心益懼。而又傳賊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赦糧蘇困。真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賊全隊抵城下。公方登城。得禦見左右背星散。禁之不止。惟存七人環守。公側意叵測。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錢騎已充斥街衢。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向城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目起曳砲。見藥線。扯半下。鐵釘知事不

可爲卽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意在捕公獻賊。居爲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竟至于此。臣死當爲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繩繫頸。二三僕隸在側。並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城橫尸下。衆棄其尸于濠中。次早賊大肆淫掠而去。十四日始有好義者收殮之。濠邊狼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惟公屍已兩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未幾而李鑑等兵

起

李鑑成都人由進士初爲分巡口北道遇事敢爲有  
膽畧既擢宣撫尋罷去以公代時尙留宣賊旣破城  
權將軍徽徵紳弁大姓賈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  
錢鑑亦不免啣賊刺骨人心怨恨至四月杪藉藉言  
賊已爲吳三桂借兵殺敗鑑因糾集數千人于五月  
初五昧旦圍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毅將軍及防禦  
使州牧等僞官是日卽設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隨  
將僞官梟首刳心祭享先帝衆各灑血飲酒誓師隨  
奉公柩入察院改殮易以厚棺謂屍必腐敗擬用白

繞繩裹及啟視顏色如生毫無損壞。垂幕中堂次弟  
哭奠三日後築墳葬之。墓碣巍然尙在南都贈兵部  
尙書謚忠壯。

前載初八宣府陷。而此傳則云十二賊抵城下。前  
衛傳載三月一日賊至大同。姜瓖以城降。而此則  
云初八白廣恩約姜瓖。至朱之馮之死。一云自刎。  
一云賊殺之。而傳則云縊死。似各不同。總之善讀  
書者。不論時日之錯。與死法之殊。只看事之有無。  
與品之忠逆耳。慎毋笑子書無定見也。以後悉依

此例

初九陽和陷

丁酉賊陷陽和陽和堡卽在大同之西。道臣于重華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兵信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兩邊之議。方魏以爲惑衆。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設兵。扎營各衛衛口。更于城上懸■以待賊至而已。上諭戶部。寇氛孔急。京邸糧糗宜備。目前米價甚平。尤當乘時勸糴。凡勦賊賊

晚諸臣及鄉紳富室商賈人等積粟利家上報數目  
財存不必納入公庾以千石爲率有好義之家積至  
三千石以上者從優旌敘遇有緩急照原價發糶不  
存指輸 又諭援兵需馬甚殷勸戚文武各家有強  
壯馬四不拘數目進交總進助事平優敘 召見庶  
常于中左門特命陳名夏爲領換兼戶兵科 給太  
監王國治火藥 有僞選淮安知府鞏克順遺牌至  
淮巡按王燮碎其牌捆責其人逐之

初十徵戚璫助餉



戊戌霸州道報至始聞真定之陷。甯武報至畿輔。

震動。吳三桂以甯遠降。大清高起潛棄關走西。

山。王永吉請嚴居庸關守禦。山東總兵劉澤清。

捷賞銀五千兩。又跪言墮馬致傷。復賞藥資四。

十兩。蟒衣紵絲二表裏。命即挽真定。澤清不從。即于。

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上按籍令勲戚大瑞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爲。

侯。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

實。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

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論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  
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  
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  
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宮中所異二  
千金。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  
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軒稍乏。僅獻萬金。請  
內官各大書于門。此房絕貧。復雜出古玩諸物。陳于  
市以求售。後賊携夾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玩器。  
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人。皆快。

明季才學卷之十一  
四  
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贖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不樂而止。

淮口擒僞官鞏克順。按臣王變斬以殉。與變自任守河。託撫臣路振飛守城。士民恃以屹然。

十一 頒罪已詔

此詔一載在二月十二日。然詔有三姑書于此。

已亥。上頒罪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百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蒙養。肆甘載之凶。

○救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自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邛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師旅頻仍。疫厲爲殃。上千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

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竄而議不  
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至。  
終夜以思。踴躍無地。用是大告天下。朕自今痛加創  
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  
苛。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  
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急飭有司。多方勸輸。  
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豫混私征。又濫罰淫刑。致  
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  
仍如安插。振濟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

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着。吏。兵。二。部。帶。移。  
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  
功。等。開。疆。卽。有。陷。沒。脅。從。之。流。或。能。舍。逆。反。正。率。衆。  
來。歸。者。准。許。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  
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  
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  
意。

時。賊。乘。勢。直。下。人。心。震。懼。朝。廷。日。日。召。對。皆。練。兵。按。  
餉。套。語。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籍。口。不。言。而。庶。臣。猶。

有因召對欲希冀者。每對大僚但稱待罪。庶臣多愁。然土兒舉朝無人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官。在廷諸人。惟議閉門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爲。城中人人自危。賊復以掠金誘我兵。我又兵餉不繼。士卒解體。馬世奇每朝罷輒歎曰。不可爲矣。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兵符。一切調度機宜。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等。俱聽便宜行事。吏兵二部給發空劄五百張。軍前應用。敕印卽行撥錢。城軍半歲之糧。賊警益逼。廷臣有勸上南遷。

者。上大怒曰。誰。卿。平。日。專。營。門。戶。不。肯。爲。朝。廷。出。力。  
今日死守。夫復何言。 謝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  
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  
出城者。擒治。各衙門詞訟暫停。監中各犯應釋者。速  
行省放。 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  
收拾人心。 周王薨于湖嘴丹中。

十二昌平陷

庚子日。賊破昌平州。堵軍皆降。惟總兵李守鏞罵賊  
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鏞遂拔刀



以自劾。

順天巡撫楊鶴出巡易服遁。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李國禎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

### 十三城門設砲

辛丑各城門分設紅衣大砲。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左都李邦華。諭訛言抵罪。吏部李選知爲御史。涂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 十四孝陵夜哭

壬寅南京孝陵夜哭。三月初一起。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起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戴罪守城。上睿旨收葬忠賢遺骸。

十五居庸關陷

居庸關在順天府之北。淮南子所謂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是也。十五癸卯。風驟。日色益暗。正陽門外關神廟中。棋杆劈為兩半。植于道上一時。聞傳關帝厭世。已出都門。于三日之先。託夢守壁上者。此亦大異矣。

賊自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失警。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等。迎降。撫臣何謙。僞死。私逃。朝廷撥三大營。屯齊化門外。李國楨坐城樓。無所主。張惟以太監王相堯統領。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疾走山海關。謂王永吉日。事勢如此。何以自安。遂度關投吳三桂。是日勦衛輝賊。各官始分直坐門。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定于十八入城。至幽州會館。暫徵京師大震。自成行。解郡縣云。知會鄉鄰人民。

不必驚慌。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斷不淫污搶掠。放頭砲，卽要正印官迎接。二砲，鄉官迎接。三銃，百姓迎接。七和王載周王樞南行。

十六報賊焚十二陵

長承茂成

獻熙泰宏

景宣康德

裕統承嘉

昭隆

甲辰，黎明昌平陷。十二陵享殿悉焚，伐松柏分兵掠通州。糧儲傳檄至京師。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慎。安人繫于聖心，聖心安則人亦安矣。上言是卽命。

投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一半。忽密封入。上覽之。色變。卽起入內。諸臣立候。秘刻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而進。直犯平則門。竟夜禁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城堞。兵凡十五萬四千有奇。時登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內關數千人。守陣不充。又無炊具。市飯爲餐餉。久闕。僅人給百錢。無不解體。而賊自破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金錢。躡厠。餽爲大賈。列肆于都門。更遣奸黨挾貨。充衙門。祿吏。專刺陰事。羣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

賊黨卽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  
賊無一騎還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遮平子門而西。  
營后。時人心首詰之曰。陽和兵之數。王者實皆賊候  
騎也。時勝門矣。洵皆言天子南狩。有內官數十騎擁  
護出得。一者詰賊門皆內官爲政。卿貳勳威不得上。  
莫有料理者。賊檄南下。清河。沐陽。邳州皆除偽官。  
他本載昌平十二破李守鏐死。而甲乙史載十二  
李守鏐死。十六昌平陷。予謂十二殺守鏐。則昌平  
之破可知。載十六者十六始報上耳。

十七賊圍京

乙巳上早朝召文武諸臣商略。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策。或言馮銓當赴成。言霍維華楊維垣當用。方魏請封劉澤清爲東安伯。上皆不應。俛首書劄案。十二大字。有文武官個個可殺。百姓不可殺。語密示可禮。太監主之心。隨卽拭去。吳履中請釋繫禁諸臣納贖。出董象恒鄭二陽會櫻于獄。復章正宸。鑿式帮官帶。昧爽開西直門納避難者。內官坐城上。以合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勲戚大臣惟坐視而已。

漏下已刻。急足叩城下。曰：遠塵衝天。寇深矣。守城內臣使騎探之。報曰：游騎也不爲意。日且午。有五六十騎彎弓貫矢。突至西直門。大呼開門。始知寇至。守卒亟發砲。斃二十騎。難民死數十人。門始閉。須臾賊大至。方報過盧溝橋。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糜藜鹿角皆爲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賊衣黃甲。四面如黃雲蔽野。京軍五月無糧。一時驛守率多不至。又守陣軍皆貴近家。詭名冒糧。臨時倩窮人代役。僅給黃錢百文。城外二坊一



卒內城五堵一本率飢疲不堪任異時敵至或去城  
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沈湎歌呼未嘗望  
見敵今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如萬雷轟烈天地震  
懼城外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  
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  
勝算也是且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景文周鳳  
翔馬世奇等至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  
門襄城伯李國楨奉命督京營守城忽匹馬馳至汗  
流濡衣時已不解袍數日夜矣下馬衣帶被俠衆皆

惻然。內侍猶呵止國楨。國楨曰：此何日也？君臣卽欲相見不多得矣。俄傳宣至便殿，上迎問守城事如何。國楨伏地哭奏曰：守城軍不用命矣。鞭一人起一人，復卧如故。奈何？皇上泣曰：諸臣誤朕至此。于是一時文武及內官數十人相持慟哭。仆地聲徹殿陛。上哭回宮。國楨出馳去。衆亦散。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謹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官止內操。我甲械俱無奈何。亦有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申刻命各監內官。至小監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

中外庫金三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  
三百金。或四百金。各授錦衣衛千戶。賊攻平則門。  
踰時止。遣叛監杜之秩。繼賊入見。當軸議割西北一  
帶。并犒軍銀百萬兩。皆咋舌相視。亦不敢聞于上。或  
請留杜。杜云。營中有親藩不反命。將屠矣。遂縱去。

十八日申刻外城陷

丙午早。喧傳勤王兵到。蓋唐通叛兵。詭言索餉也。時  
黃沙障天。忽而淒雨。苦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  
益惶。九門禁守。不通往來。道無行人。賊攻城益急。

敵聲益甚。軍民皆無固志。緣城解舍傾圮。流矢雨集。墜城中如蝟。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思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焰鳴之。猶揮手示賊。賊稍退。礮乃發。惟有空響而已。賊驅居民負木石填壕。急攻我。發萬人敵大砲。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盡傅城陷。闔城號哭。奔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子。得勝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時左諭德楊士聰、衛允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遣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揭上封澤清。

東平伯 李邦華至正陽門欲登城中貴拒之。是日  
上又召對歎息與閣臣言不如大家在奉先殿完事。  
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  
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繼下一人  
以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  
所畏何質爲提督大監王承恩繼之上同入大內。盛  
稱賊衆強盛鋒不可當。皇上可自爲計。遂進琴絃乃  
綾幌上。巍然起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繩  
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

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縱下勳，語守璫玉相，堯補。惠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可體監太監。廢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從賊爲逆也。城下攻圍益急。王承恩砲擊之，連斃數人。王化成等飲酒自若。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替家丁，卽有之何足當賊。乃罷。賊攻西直門不克，攻彰義門，申刻門忽啟。鞏太監曹化淳所開，得勝平子一門亦隨破。或云王

相堯等內應也。自成率群賊大隊疾馳入。沿途殺掠。官軍悉鳥獸散。前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剽。上亟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

諸本皆云十八日義門啟。惟甲乙史云十七夜漏。曹化淳開彰義門迎賊守城。勛衛盡逃。外城已陷。而內城竟不知。至十八日。趙蕃宣武橋火起。始知外城之陷。更餘傳入大內。似覺真確。而十八之說。

頗詳。且從者衆。故子亦從之。

十八夜周皇后縊坤甯宮

上聞外城破。徘徊殿廷。是夕。上不能寢。更餘。一閤奔告內城。陷。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卽出呼之。不應。上卽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數金杯。慷慨訣絕。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承



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揮去。令各爲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從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拊太子、二王，慟甚，可嗔再三遣之出，隨返坤甯宮自經而死。上視之曰：「好好召長公主至。」年十五矣。公主號哭不已。上歎曰：「汝奈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刀，主以手格斷左臂，悶絕于地，未死。手慄而止。宮中喧傳，皇爺動刀矣。上又巡西宮，命所寵袁貴妃自經，繩斷墮地，復蘇。上拔劔刃其肩三砍而上，亦手軟。因遍召所御妃。

嬪數人俱親殺之。復遣宮人逼張太后娘娘速死。乃召王承恩入。語移時。對飲。命急出。整內員爲出亡計。少頃。微服易承恩靴。出中南門。時已三更矣。手持三眼鎗。雜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至齊化門。內監守門者。疑有內變。將袍矢相向。不得南奔。乃從衙街。遠出城上。望見正陽門城上。已懸白燈籠三碗。白燈籠自一至三。以表急信之緩急也。知大事已去。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問計。而純臣猶在外。遣家僮人辭。馬上數馬而去。走安定門。門

堅不可啟。天將曙矣。乃回。

是日福王寓湖嘴杜光紹園。

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丁未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携王永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卽煤山之紅閣也。亭新成。先帝爲闔內操特建者。時上逡巡久之。歎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羣臣何無一人相從。如先朝靖難時。有程濟其大者乎。已而太息曰。想此輩不知故不能遽至耳。遂

自經于亭之海棠樹下。太監王承恩對而縊死。遺聞云。司禮太監王之心。跪帝膝前。引帶絕腹同死。然承恩似確。時宮中沸哭如雷。狂奔無復門限。比曉。太子雜官人走。卽周奎府門。奎卧未起。門役不肯傳報。乃走匿內官外舍。初上之出。至南官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殺。倉卒不得達。兩官已自盡。官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朱純臣家。尙衣監何新人宮。見長公主。斷臂仆地。與官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何敢偷生。何新

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辱。且至國丈府中避之。乃負之出。

是午共見白光起東北。閃爍久之。蓋帝之靈氣上達于天也。

### 李自成入北京內城

丁未子刻。上既入後苑內門。太開官人內監紛紛奔出東華門。厥衛猶禁訛言。執送金吾所。昧爽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微雨不絕。霧迷俄微。雲城陷。或謂先有人伏內通太監曹化淳弟曹二公內應開門一

云太監王相堯率內兵千人開宣武門出迎賊賊將  
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錦衣吳孟明遇之于宣武  
大街猶謂援兵問之乃知是賊太監曹化淳同兵部  
尙書張縉彥開彰義門迎賊一云張縉彥坐正陽門  
朱純臣守齊化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降聞城中  
火起順成齊化東直三門一時俱開賊先入東直門  
一云辰刻得勝平子順成齊化正陽五門一時俱開  
聞賊所掠刺綉帷褥等則以裹十四五歲童子馳馬  
市中爲樂蓋攻城每用先登也京城壁立數仞峻甚

不能仰攻賊。砍楊樹爲雲梯。漏下五鼓。使孩兒軍從東北狽升而上。孩兒軍者。卽所云剪毛賊也。賊中年少童子。習殺掠。閱不畏死者也。守卒見童子至。哄然蟻墜。脫衣委刀。惟恐知其爲兵卒者。夫賊能用童子爲軍。而國家養軍數十萬。不獲一童子之用。何哉。大抵京城之陷。多由奸人內應耳。賊于數年前。先用西人開典賣貨于京中。又乘國家開鬻爵之令。董金易憑文。扎付爲護身符。人莫能詰。而新募軍卒。皆其布黨也。是夜錦衣大堂。尙出示禁詭言。而城中坑廁

皆賊矣。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守城者俱下賊登陣。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率巷大呼，民間速獻驪馬。時閣臣魏藻德方傳單飲犒兵銀。方岳貢范景文適傳導至西長安門，見人鼎沸，卽回寓。賊于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無錫張樸聞賊呼云：「百姓不許開門，開門便殺衆，遂閉戶。」此初入時也。已而賊大呼開門者不殺，于是士民各執香立門，賊過伏迎門上，俱粘順民大書。永昌元年順天王萬萬歲。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淚下如雨。午刻



李自成。種笠縹衣。乘烏數馬。擁精騎百餘。由得勝門入。轉大明門。遂進紫金城。僞軍師宋獻策。僞內閣牛金星。及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僞將劉宗敏。李牟。副將李化龍。李岩等。分將各兵。自成從西長安門入。嚮日仰天大笑。自恃百發百中。射長安牌坊。祝曰。若射中間字上。天下太平。一箭射在瓦楞內。宋獻策姑慰之。曰。射在溝中。以淮爲界。其實爲空虛之處。一旦成空。及必亡之兆耳。自成貌奇陋。眇一目。至承天門。顧盼自得。見承天門四字。欲藉以惑衆。復彎指門榜。大聲

語諸賊曰。我能爲天下主。則一天射中四字中心射之。不中中天字下。俯首不樂。牛金星趨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先迎于德勝門。自成令照常管司禮監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賊未破城時。宋獻策占云。十八大雨十九辰時破城。若辰時不破。卽日全軍俱反。待六年始破。

時有常州人。與友飲于北都肆中。有小廝年可十四五。在側獻酒。主謂之曰。晚餐早須。要登城守陣。

時以無兵。俱將此輩。應其飲項之。忽傳城陷。眾  
驚。猶未之信。遂還寓。已而遇賊索金。對以無有。遂  
折案足夾之。

是日淮安西門外。有馬兵突至。劫掠婦女幼妓。燕  
順。詈拒被殺。鄉民大譁。羣聚與鬪。始知馬士英標  
兵。

二十戊申。李自成入宮。

賊盡放馬兵入城。亂入人家。諸將軍望高門大第。卽  
入據之。劉宗敏據田宏第。李牟據周奎第。

李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偽尚璽卿黎  
某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  
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  
劉宗敏牛金星出示仰明朝文武百官俱于次日入  
朝先具脚色手本青衣小帽赴府報名願回籍者聽  
其自便願服官者量才擢用抗違不出者罪大辟藏  
匿之家一并連坐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賊先差人赴  
五府六部并各衙門令長班俱將本官報名因此無  
一人得脫。

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大監杜之秩曹化淳等率黨爲前導自成責之曰汝曹背主獻城皆當斬秩等伏地叩首曰惟能識天命故如此自成叱之曰饒死去。

一云叛監杜秩亨選宦官以供使令自成集選百餘人餘皆散去。

### 內臣獻太子

賊大索先帝太子二王搜得太子定王于內官外舍太子送劉宗敏收視定王送李牟收視永王不知所

在賊封定王爲安公

丙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初太子走。詣周奎第。奎即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至是獻之。自成命之跪。太子怒曰。吾豈爲若屈耶。自成曰。汝父何在。曰死壽甯宮矣。自成曰。汝家何以失天下。曰以誤用賊臣周延儒等。自成笑曰。汝汝亦明白。太子問曰。何不速殺我。自成曰。汝無罪。我豈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我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身體葬我父。三不可殺戮我。百

姓又曰文武百官最無義。明日必至期。實次日朝賀者果一千三百餘人。自成歎曰。此輩不義如此。天下安得不亂。于是始動殺戮之念。

### 官人魏敷節義

時官人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鎗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官人逸出。遇賊復入。官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道所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官人魏氏年十六。投晉井。賊劫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賈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

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允義拜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盡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掌書官人杜氏陳氏竇氏爲自成所取而竇氏尤寵號曰竇妃又有張氏亦雙之自成集官女分賜隨來諸賊每賊各三十人牛金星宋獻策等亦各數人。

廿一得先帝遺魄



已酉午刻得先帝音問。縊于煤山。乃以雙扉同昇。毋  
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上以髮覆面。服白袷短  
藍衣。元色鑲邊白綿紬背心。白紬褲。左足跣。右足有  
綾襪。紅方舄。衣前有御筆血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  
致敵入內地四次。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  
千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千  
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  
一人。又墨書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蓋上未崩  
時。殊書諭內閣。託成國公朱純。臣輔太子。故上書此。

俗謂閹臣已得殊諭也。不知內臣持殊諭至。閹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報。上已不知所在矣。文武羣臣無一人知者。外人喧傳以爲駕已出也。賊見墨詔。因此有疑于純臣。立命誅之。籍其家。

甲乙史云。詔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地下。不敢終于正寢。載在廿二日。止言墨誓。不云血日星不晦。錄云上。嚙指出血。誓于衣袂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致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宋時逆賊發錢二貫道太監市柳木棺枕以土塊停于東華門外。施茶菴覆以蓬廡有兩僧誦經。老太監四五人。王太監極薄一棺亦在其旁。百官莫敢往哭。惟襄城伯李國禎與兵部郎成德主事劉養真無棺大慟。國禎哭求諸臣公。疏請葬先帝成禮。適僞文諭院顧君恩自內出呈稿求其上達。君恩荅云。諸公牛屬沾名。豈盡爲舊朝廷起見也。碎其疏擲之。已而殿上青衣持一硃批云。帝禮葬。王禮祭。二子待以祀宋之禮。百官又求以帝禮祭。少頃青衣傳云。准行了二。

十三日辛亥乃改殯先帝后出林官二以丹漆殯先帝。烈漆殯。先后加帝翼善冠。衮玉。縵金靴。后袍帶亦如之。設祭一壇。自成亦出。四拜垂淚。順天府僞府尹行昌平州撥夫造壙于四月初三發引。初四安葬。擡柩止二三十人。賊數騎從得勝門送出。草草掩葬。凡從逆官往拜賊亦不禁。然至者甚少。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九人。餘皆踣昵過之。惟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

大事記云。奠葬西山長陵之斜。惟陵城一人往送。是

時天地昏慘。大風颺沙。如震虺。日色黯淡。無光。都城內外。黑風蒙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劉青田繪圖

初燕都之遷鼎也。大內有密室。劉誠意留秘記。儲鑑甚固。相戒非大變勿啟。癸未秋。大清兵圍城。先帝欲啟視掌印。內臣叩頭固諫。不聽。室中惟一櫃發之。得繪圖三軸。第一軸繪文武百官數千。俱手執朝服。朝冠披髮。亂走上。詰問。內臣叩頭答云。或恐官多。髮亂。第二軸繪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上又問。

內臣又叩頭。蒼云。想軍首叛也。上勃然變色。內臣請止。上必欲展第三軸。軸中像酷肖聖容。身穿自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干今日分毫。不夾。內臣曾密言于國丈。且囑勿洩。有長洲縣官生陳仁錫。子濟生。假館嘉定府。確有與聞。豈非厄運。有定乎。仁錫字明卿。號芝臺。濟生字皇士。

或語予云。當張李之日熾也。南都史可法。屢上表章。上亦時閱。一夕方覽奏。䟽忽見一人麻衣前立。上怪問之。禁內深嚴。安有若人命。左右執之。閱監

窺前其人徐行去。遂逐之。其人奔至庫門。卽入內。不見。諸璫視門。則又固閉。不勝駭異。還報上。上親幸其地。見一密室。乃劉青田所封。緘鎖甚固。上啟視。見三軸云云。

諸臣投職名

廿一百官報名者甚衆。以擁擠故。被守門長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門不開。露坐以俟。賊卒競辱之。竟日無食。有云肚雖飢餓。心甚安樂。賊初入時。緝紳恐以冠裳買禍。悉毀其進賢冠。及二十日。見賊報名偽

王笑口頭開從梨園中覓冠冠之費踰三四金廿一日各穿本等吉服入朝。陳演朱純臣勸進不得入。近午王德化自內出以張縉彥誤國批其頤。戶部侍郎黨崇雅給事介松年御史柳寅東各方巾色衣自西長安騎馬入內。蓋柳黨在通州降介在保定迎降也。督輔李建泰亦于是日入城。成。遇之。

廿二庚戌

主事劉養貞于皇極殿叩頭請誅誤國奸臣張縉彥魏藻德陳演賊云。先朝時何不言立斥之。



劉貢士曉天文秘數

是日。叛監杜秩亨。選擇諸內臣。以供自成使令。先是。有劉貢上者。江西吉水縣人。往來京師。授徒二十年。中貴多出其門。又精堪輿。兼曉天文秘數。甲申。曉選。夜觀天象。知國家不利。不敢赴選。富門生杜秩亨家。三月間。自成猖獗。與秩亨夜登園中。高阜仰視天象。連呼云。不好。不好。主上有難。秩亨問曰。門生趨避何如。劉怒曰。汝曹食君之祿。應盡忠報國。乃問吉凶。得毋有異心乎。吾未授職。猶可遠避。免禍。次日。出平子。

門不知所之。至是秩事果叛。

廿三辛亥諸臣黜名

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十餘人。凡遇賊黨。咸強笑深揖。及倭來至。數人跪問新主出朝否。宋罵曰。汝曹不戮爲宰。些時豈不耐耶。衆而然却步。日晡自成出。據蒲座。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白廣恩。官撫民。梁甫。戴天成。馬代。葉壽。并宋企。效張璘。然顰情。侯恂。黎志。陞。棄初春等。左右兩班列坐。初侯恂下獄。三月二十賊出之。都司董心。亦自獄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

勢要自成。大賞之。時。董心。爲首。率領百官。期見自  
成。時呼心葵。稱慰。再三。留聽用。聞迎降者。皆係李賊  
代爲賄買得售。而心葵諸人。爲之通線者也。故率先  
降賊。自成戴尖頂白瓊帽。藍布上馬衣。騎輪靴坐  
于殿左。僞宏文館大學士牛金星。坐于殿右。檯上鴻  
臚以女唱名。由西而東。魏藻德首向自成叩頭求用  
云云。牛金星將舊縉紳一部。置于地下。執筆在意花  
點。應違者用單注。怒詞。臣衛允文。楊昌祚。林增志。宋  
之繩等。削髮令人。盡拔其餘毛。皆曰。既已披削。何又

報名衆皆失色。自成對劉李牛願諸賊云。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削髮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至晚金星令人以手摩官之頂曰。一雙兩雙。以覈其數。旣然訖。獨拔九十二名遣兵士押送。僞吏政府宋企郊聽用人分三等授官。大都新科者居多。人物豐偉者爲上。不入選者。每官用馬兵二人。執刀押候。忽傳僞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卽用鐵鏈串鎖。每五人一串。各兵馳馬驅逐。如羊豕然。行稍遲者。刀背亂下。至有仆地暈倒。踏

作肉泥者中道忽又傳一僞旨云前朝各犯官俱送  
權將軍劉府中聽候施行。卽押到劉方挾妓權呼不  
暇審鞠。仍命各兵守視。以俟來朝。各官囚服羈繫。腹  
中餓甚。卽強項大僚有拾兵士饜餘。以緩死者。家人  
輩謂主已戮。是夜羣聚合謀。挾重貲而逃者。亦不計  
其數。

是日點名完。凡用者分付在外聽候榜文。下午出榜。  
選授宏文館掌院何瑞徵。編脩周鐘大。理鄉劉大鞏。  
寺丞項煜。兵諫光時亨。禮政府從事韓霖。吳文懺。國

子舉錄錢位坤等其九十二名第二榜特選兵政府  
左侍郎左懋泰鎮守山海關等處地方第三榜特授  
宛平縣儒順舉人王仙芑山東濰縣令第四榜補選  
各省州牧吳篋傳學禹等各省縣令朱國壽王之鳳  
等共五十名

秀才朝賀。僞尚書宋企郊叱曰。朝賀大典。安用僞  
速回讀書。候新天子頒行考試。數日後。果試諸生。首  
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廿八。候選官見宋企郊求授衙門。企郊曰。請職會俱

前朝所考授新主另有一番規制恐不能盡循舊例  
諸人力懇一體選授企郊曰諸公好不解事新天子  
御極自當另用一番人前所考試不過安衆人之心  
耳以予爲諸公謀不如歸去爲上諸人既絕望于是  
以漸逃歸。

大事記云。宋企郊登堂黜官。三日一選。隨賊西來。生  
員及僞將俱移送吏政。選用縣。企郊亦肯做。情人  
逃回。

廿四日壬子

劉宗敏以人試新夾棍夾其隨來書役二人于天街  
次日卽死。夾木俱有稜。鐵釘相連。皆入京造者。宗敏  
之門立二柱。礮人無虛日。日便服入西華門。止四騎  
前導。

大事記云。二十四日賊欲僭位。鸞上坐卽呼頭痛如  
劈。昏絕。輒顛下。後三上殿。皆如前。又見數丈白衣人  
前立。華蓋燐龍髮爪俱動。戩而止。是日賊驅勦衛  
武職官。擄至平則門外斬首。

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賦任意。紛更。開改。天祐等名。六部尚書。爲政府。翰林院。爲宏文館。詹事府。不用。文選司。爲文論院。御史。爲直指。給事中。爲諫議。主事。爲從政。布政。爲統會。巡撫。爲節度使。按察。防禦使。一云兵備。攻防禦使。尙書。爲尙契司。太常。鴻臚。俱屬禮部。大僕。寺。爲驗馬寺。通政使。爲知政使。中書。爲書寫房。府。爲尹州。爲牧。縣。爲。分。凡。餘。選。皆。宋。金。郊。主。之。武。臣。守。備。爲。守。領。把。總。爲。守。旅。太。監。止。用。一。千。人。八。公。服。領。尙。方。以。雲。爲。級。一。品。雲。一。二。品。雲。二。乃。至。九。品。雲。悉。如。之。帶。用。星。

銀角三等廢與乘馬大篆印符小篆曰契先簡永昌  
錢字不成文又鑄九璽不成。

賊改印爲契用小篆。有一降官進言于僞尙書曰契  
宜用大篆不宜用小篆。賊大罵曰。奴才我前番已要  
殺你。今又來多口討死耶。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門爲大順門。頒發冠服。大僚  
則加雉尾于冠服方領。改收各牙牌。自務明光密令  
成字。

保定始陷

時畿內各屬望風歸順。惟保定猶誓死拒戰。至四而環攻。力竭不支。二十四日方陷。一時死難諸臣。則有知府何復。萊州人。甲戌進士。方到任。未幾城陷。被火燒死。同知宗立。聞變。卽刺投纒。太監方正化。城頭被殺。鄉紳則原任光祿寺少卿張耀彥。自經。進士張羅。俊。罵賊。遇害。武進士張羅。輔。城破。巷戰。手刃數人。以及于難。張氏婦女幼子。老少一門。死者二十人。都指揮劉忠嗣。罵賊不屈。舉人張蟹。抗賊被殺。高經。被執。殺死水中。劉會昌。與御史金毓峒。另有傳。

東村老人曰。自殺與被殺。同爲捐生之人也。一捐生。則名義兩全。忠節不失。其于此生無愧于一代有光矣。惜乎匹夫匹婦。名湮沒而死者甚多。不傳耳。

大事記云。宰相李建泰守保定。賊至。卽命中軍縉城迎降。史略云。賊犯保定。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縉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被執。雖所載異詞。要之建泰身爲宰相。不如小臣之殉節而保定之堅守。亦勝于京師之易破多矣。

廿五癸丑拷夾百官

甲乙史云。有稽勳司持刺召京紳劉餘祐。孫承澤。卽席卽問劉借四萬金。孫二萬。且曰宜早。若遲二日。卽不得從容矣。午後喚諸文武進內。點名幽閉。飢餓。一日夜至次。早點過。共綁八百餘員。五人一連。俱押鎖田皇親府中。着劉宗敏用來棍拷打。招認賊銀。凡十晝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極刑追逼死者千餘人。云諸臣黎明候起。日中劉宗敏始出。逐一唱名。坐賊重者數萬。輕亦及千。有沈學錦者。亦迫招至可。

金餘可知矣。輸不及數，押令稱貸于前門官店主人。即無一而交券立，不敢不應。有見其劣者云：某官同妻某氏，借救命銀若干兩。凡追賊皆劉敏政、李井二偽都督主其事。至即大拷，有一御史潛入劉宗敏府中，竟爲幕客，歌唱狎睡，獨免于禍。凡降賊官，有年少面白者，爲賊輩戲弄百端，甚至作龍陽。

野史云：賊派餉各官，無論用否，俱責如言，不辨即夾。有夾于各營，官兵有夾于營，押健兒人人皆得用刑。限內閣十萬，都院京堂錦衣帥七萬，科道吏部即五

萬三萬翰林一萬部曹千計勲戚無定數人財並罄  
英國公慘死最酷自廿三至廿六日滿街遍捉士大  
夫拘繫行路之人如湯雞在鍋廿七日牛金星懸  
名會極門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名部  
門外不用者從西華門出兵露刃排馬押繫劉李二  
賊私寓鎮撫司梁清宏及中館辨事衛幕雜流夾俱  
竟日夜不放廿八日用者高冠鮮服揚揚長安道  
上不用者夾逼金錢號哭之聲慘徹街坊受刑諸臣  
先後不一楊汝誠獻美姬獲免不留用張忻未刑而

賊拷過又被他賊鎖去拷打不休每賊將一人領長班五十名緝訪官民藏蓄長班一人每日限訪過一件名曰公刺

賊兵大索時厚結長班及無賴子弟使爲鄉導本地鄉紳如周鏞劉餘祐梁以樟米萬鐘吳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輿籍沒無異至青衿白戶稍立門墻無幸脫者賊兵滿路手携麻索見面稍魁肥卽疑有財繫頸徵賄有中途借貸而釋者亦有押至其家任其揀擇而後釋者若縛至劉宗敏僞府便



無生理

賊初入城時先假張殺戮之禁。如有淫掠民間者立行遣還。假將犯罪之兇殺死四人。分爲五段。據稱以淫殺之故也。民間誑信。遂安心開張店市。噫嘻。自若。自貨賊事起。金銀既罄。繼以絀段。正僅一金。而商人錢貨爲之一空。賊之巧干行劫如此。四五日後。恣行殺掠。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斬。十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沒其中下之家。聽各賊分掠。又民間馬驟銅器俱責令輸營。于是

刑其妻子輸銀萬兩始釋郝晉輸銀五千兩釋不用  
王都三次受夾三次輸銀釋夾卽死願銳被夾其僕  
竊貲以逃賊將遁時索賄無應受害夾之甚者大臣  
則李遇知王正志嗣臣則楊昌祚林增志衛允文其  
未甚者金之俊王鰲永張維機胡世安李明睿也高  
斗光者被追銀欲夾其子請代得免張允翔雷跳龍  
沈維炳方拱乾楊士聰趙士錦李士淳劉明侯吳邦  
臣不夾收繫 四月初一日宋獻策云天象慘冽日  
色無光亟宜停刑 初七日自咸溫宗敬第見庭院

夾三百多人哀號半絕自成云。天象示警。宋軍師言當省刑。宜酌放之。此中縉紳十一。餘皆雜流武弁。及効勞辦事人。釋千餘人。然死者過半矣。宗敏進所追銀萬萬。李罕刑寬所進不及半。以已所有奏贖人。皆稱之。初八日己丑。賊盡釋諸繫者。于是吳履中張鳳翔盡數南歸。御史馮候用梁清宏體甚肥。故釋來卽死。

賊初入城。不甚殺戮。數日後。大肆殺戮。卽降而授官者。諸賊將長班審問。如云。其官有金。卽鎖去拷打一。

城百姓家家傾竭

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追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毆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如願降者帶歸秦中存亡莫測

燕都日紀云三月廿一日官投到凡勲衛懿戚等官暫令精兵押去聽住民房仍聚一隅不許星散有信宿不見米粒者廿四賊無勲衛武職官五百餘員綁至平子門外斬首

凡追贓輸納見銀加二首飾十不當一珠玉玩好一

前考北皇...  
槩擲棄衣服極新者。價錢許大。緡匹不及兩外。緡  
減之前門商鋪。凡有舉親株連。無不搜括立盡。如蝗  
蝻集野。草木爲空。

賊黨有夙怨。無不立報。如總兵王朴。重辟在獄。子琦  
以千金託陳君美營幹。君美以好語欺琦。而沒其金。  
至是琦在賊黨。遣人召君美。君美猶恃父執。欣然往  
謁。琦數其罪。縛而變割之。

大事記云。三月廿二。錦州僞官執鄉紳曹吏部殺之。  
殺其家僞官多。陝西洪洞人。皆生員之無籍者。奸淫

貪殺民不欲生

甲乙史云。四月初一。畿內山東河南守令。多秦晉亡賴。單身赴任。恣意威虐。首煽助餉。裒紳受賂。少忤而辱隨之。又徵少艾。專恃郵傳人。始憤痛息。舊矣。

秦淫

賊初入城。先奪娼妓。小唱。漸次良家女子。弟臉稍白者。輒爲擗去。或哀求。遠家賊仍隨之。婦女淫污死者。無算。

賊兵初入人家。曰借鍋。費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

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徧搜不得不止愛  
則搜置馬上。有一賊挾三四人者。又有身樓一人而  
餘馬挾帶二三人者。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  
一人而不堪眾戮者亦死。安福衛衛一夜婦女死者  
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悉怨悔欲逃。難  
脫走。惟確難諸臣家眷。賊兵絕不敢犯。

北路凡受偽府縣官。遇賊兵過。先搜民間婦女。供應  
稍或不足。兵卽以刀背亂下。偽官言不可言美者。擄  
去。惡者棄下。仍命本官云。招待後來者。用婦女供沿。

之苦如此偷生者少雖死節者亦不得清潔耳

燕都日紀云賊將各踞巨室籍沒子女爲樂而兵士  
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爲名沿門淫掠稍違者兵加  
其頸門衛甚嚴卽欲脫免不可得也不顧青天白日  
恣行淫虐

大事記云至有八賊輪姦一幼女立刻而斃又有一  
士子女被姦告之賊官賊官先喚女囑曰汝若認姦  
便斬汝頭及審女不敢認遂坐誣殺士子而賊黨益  
無忌矣



新世宏勳云賊兵每得一婦女卽昇擁城上挨次行  
姦循環不已婦人卽時殞命或遇賊將過恐被責竟  
向城外拋下。

三月廿六勸進本末

先是廿三朱純臣陳演率百官勸進不得入廿五僞  
禮政鞏情示隨駕各官率耆老上表勸進情故陝西  
提學僉事也至次日廿六甲寅爲勸進之始其表有  
云此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周禮自侈爲  
得意之語。四月初一未獻策奏帝星不明速宜登

位初三鴻臚官在繫者悉復原官習儀以候卽位時  
四月三六九日官民三次勸進牛金星云大位未正  
恐事有中變勸自成會同禮府鞏煇出示定十七舉  
此大事百官十二午門前演禮十三皇極殿演禮十  
五日頒詔十六幸學宮行釋菜禮文武百官俱往園  
邱候郊天加袞冕併行祀廟定功等禮遷大祖神位  
于歷代帝皇廟其餘太廟祖主盡行燒燬此示一出  
降臣鞏煇不俟臨期竟于四月初四入太廟將太祖  
神主捧出送入帝王廟中其餘立時燒去京師無不

唾罵

或持黃綯示賊賊目不可開引至皇極殿金臺金頂  
雕龍若將下噉輒目眩頭痛雖云三六九日朝集然  
遲遲未正南而者以此往代篡竊之輩殿或搖地或  
陷咎徵亦何可誣也

賊偽製一盒刻永昌年月日干中密置大內令人簡  
得詐稱符命又詐飾番僧數人稱西域某國知新天  
子登極入賀

先是四月初牛鞞出定十二演禮忽東報急十二

日自成出京廿六回京廿七忽傳登極預設鹵簿于城外百官朝賀

甲乙史云廿九李自成稱皇帝位于武英殿。追尊七代考妣爲帝后。六政府各一赦書。稱大順國永昌元年。

### 選陞降臣

甲乙史云三月廿六日。選陞四品以下百餘人。詞林則楊觀光。梁兆陽。改侍郎。項煜。改太常寺丞。韓四維。降脩撰。薛所蘊。改司業。何瑞徵。高爾儼。方以智。傅鼎

銓楊廷鑑陳名夏如故張之奇爲順慶府尹六科則  
申芝芳朱徽劉昌戴明說彭瑄孫承澤金煉色光時  
亨時敏改科爲諫議。止時敏改爲縣令御史改直指  
使則朱 錄張懋器蔡鵬霄裴希度蔡必泓韓文銓  
陳羽白吏部改從事則沈自彰熊文舉郭萬象王顯  
揚元錫其餘大理卿劉大鞏光祿卿李元鼎太常卿  
吳家周鴻臚卿張魯驗馬卿宋學顯尙契卿葉初卿  
學祿錢位坤助教李森先皆改授者凡銓選皆宋企  
如王之

三月廿七乙卯

吳三桂挾大清騎叩山海關賊將不能禦

廿八日丙辰

內官降賊者自宮中出皆云李賊雖爲首然總有二  
十餘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衆共謀之時僞國公  
劉宗敏以爭我叛將白廣恩故遂生心及京城陷逆  
關多獲金帛自豐積宗敏觀之不獲心益離出大事  
記

程源移營勉唐廷

初三月二十日天津兵道原統將倡降進士程源以書勉餉部唐廷彥忠孝大義且云天津撫倡義曹師友義亦有心人今糧廣兵衆據賊腹而俟恢復中興之奇勲也唐請源入城議戰守比源至城頭防海兵大噪劫餉虛盡歐廷彥幾死先是馮元履爲天津撫臣聞京城變衆將士泣血誓勿一門下已無一人應之津道原統宗秦之蒲人赴官時遇賊賊禮之厚留母爲質因縱之許內應比至津卽張皇賊勢相離聞及都門賊報至率紳士先表迎降兵民皆從風而靡

大揭黃旗。城檣署之曰天壁。民順因而津民各用片  
紙書民順。旗門前總兵曹友義單騎斬關出。毓宗率  
兵邀敵之。逼元颺。迎賊元颺不屈。副將金斌總兵巢  
光先指揮楊維翰俱叛。稱表降。二十一。金斌移營演  
武塲。源復就見說之。唐廷彥傷重。移至馮元颺。皆在  
羣論以大義起兵。不動。斌且勸廷彥留幕下。源先機  
退。急以書諭從賊。圖南一憲為千載榮辱之關。不可  
不決。唐回誓云。重傷難存。自反無能報國。惟一死而  
已。家禧年八十有三。曾兄過敵地。幸婉曲慰之。有子



死國勿過傷也。彥止。一子方。八月源欲竭力保全。回  
難彥不從。傷哉。

程源移書邱祖德

二十八日程源移書山東撫臣邱祖德曰。我皇上未  
有失德。頃據諸臣泄泄。餉缺兵單。致賊淪我神京。殞  
我君父。普天率土。同此悲號。又云。江南財賦之地。子  
弟多豪賊。不先竊而以貽我。彼豈能舍步騎而與我  
爭長江之險耶。況有我蜀據其首。走西安。纔七日也。  
而楚豫橫其腹。甘肅蝕其心。江東老成。尚有人義旗。

一舉彼擣此擊克復直指頓聞耳而譴者不察以賊有成焉其亦借賊爲富貴之資也。

二十九日丁丑

程源又移書天津鎮將曹友義曰。天地反覆。二光晦蒙。痛哉。食君之祿。謀君之事。若是矣。前高天津已與將軍見及此。彼時相商。便將天津一派爲託。將軍亦毅然不讓。今茲胡然大失哉。昨泊津門。乃知兵以無餉故。爲原毓崇誘去。然將軍所部德丁五百。如父子。今雖叛去。其心必不忘將軍也。目下僞百佈列。皆爲

無籍各州各縣無一人能爲守者。即使收捕擒斬大  
功亦計日可集。嗟乎。魁湖龍去。青宮暴因。致天掩泣  
之時。正臣子捐軀之日。無負國恩。不污史筆。勉旃自  
愛。

初四辛酉

燕都日紀云。牛金星吉服至。吏政府同宋企郊考試  
舉人出題。天下歸仁。海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佑  
之吉。無不利等題。搜簡封門就試者。約七八十人。大  
率本地舉人居多。又有一僞示云。各省直漕監候旨。

定期卽于中秋時舉行初五日僞相府榜曉取實授  
舉人五十名餘俱革退三考吏員及監生紛紛告考  
俱不准。一云順天僞府尹考試童生出天與之及大  
雨數千里。考生員出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次日卽發  
案。

初五壬戌

山東郡縣寇賊充斥。臨淄濟南尤甚。行道不通。僞  
將董學禮奉權將軍命率兵南下。僞將白某往天津  
一路催餉。而北直等處皆有大小智勇果毅僞將軍。

分駐

初六癸亥

李自成召父老至武英殿。問民間疾苦。濟南撫標  
甲軍梅某推官。性橫殺之。甲乙史云自殺。

初七甲子

武定州東南市皆賊

初八乙丑

濟州城外皆賊。殺人如麻。行已不免。

初九丙寅

馬部將莊朝梁劫單縣爲民所殺

初十丁卯

賊盤祿米倉并大通橋光祿寺等倉凡積米俱見數  
造冊

十一日戊辰殺勦戚大臣

初四日賊聞東師日進。思甚。躬叩劉宗敏。率手求其  
出禦。劉李耽樂已久。殊無闕志。逆聞乃下令十三日  
親征。至是東行之期已定。取勦戚大臣。皆殺之。于是  
內閣陳演。定國。徐允禎等。諸戚晚官。都指揮以上。錦

衣堂上良俱死方岳買邱瑜予懸自縊以成晚女婦  
配給軍卒又押諸繫官至宗敏寓前舉樂坐于路  
側徐次取殺一內官自言輸銀千兩金九十兩亦殺  
之三鼓乃釋

十二己巳自成東行

李自成出正陽門太子衣綠隨後馬尾相銜劉宗敏  
繼後惟留李牟牛金星守京師

十四日辛未

西長安街有私示云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于本

月二十立東宮爲帝。改元義興。初劉宗敏嘗誅私示  
處居民數十家。今粘貼黃牆上。無所用。由是戒思密  
聞于自成。

大事記云。山東高苑縣知縣蘇方秦之漢中人。頗有  
智畧。陰養死士二百名。圖南渡。方在秦兩戰。自  
其助告人以李賊不足爲。又言秦縉紳士。皆  
如都中云。

十五壬申

李自成至洛陽。何瑞徵以望日恭牛金星金星論



訖言四起各自謹思無事少出由是降官皆生悔心  
人思竊過矣

大事記云新城土賊王錦盤以數千橫行韓家樹一  
帶道路爲梗是時韓王張三姓舉義合兵得數千人  
事稍遲聞賊猝至乃掠丹西行入海

### 十六癸酉載金入秦

賊拘銀匠數百人凡所掠金銀俱傾成大磚以騾馬  
駱駝馱往陝西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  
萬錠錠皆五伯兩鑄有永樂字每馱二錠不用包裹

談迂曰三千七百萬錢損其奇零即可兩年如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扇鑰如故豈先帝未覩遺籍耶不勝追慨矣。

子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驟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卽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也。

十七甲戌

李自成至永平。總督王永吉以三十騎戎裝乘馬聞道南下。癸未進士王道成山西平場縣人城破

降賊賊投青州防禦使單騎到任城中人皆請命相  
視不敢動時衛籥尚在城百姓自亂無能擁衛者

十九丙子

東報益急留守賊于京城內大搜兵器由是城門益  
嚴。

五壬午

偽禮政府示云主上不日東還該衙門速備登極儀  
物

廿六癸未

李自成回京 有朱師欽者慶曆宗室爲香河知縣  
棄官走吳橋僞防禦關傑囚之于德州傑與州牧吳  
徵文征比餉銀酷急貢官馬元騷暗相糾結諸生謝  
陞一呼而起殺傑徵文出師欽爲主權稱濟王移告  
遠近殺逐僞官未附者四十餘州縣 大事記云充  
青登萊等處堅壁自守

廿七甲申

賊縱其下大肆淫掠無一家得免。

廿八乙酉

泊頭秀才郭樹家竄賊城入京去

廿九丙戌

李自成稱帝。午後運草入宮處處皆滿

四月三十日自成西奔

丁亥昧爽李自成西奔。群賊皆從。劉宗敏先與吳三桂戰時已射傷。因長桌上用被盪墜手足而出。隨來舊官皆有軍護。新用者無之。薛所蘊以宋軍師密令得出。牌諭百姓出城避。數十里之外卽遭殺掠。賊先于宮中列炮放火。各私寓亦放火。零賊飛馬殺人。

百姓各以牀几室塞巷口。或持堞突出擊之。須臾九  
樓城外皆火。賊東西馳不得出。至暮。告斃城外草場  
之火。與宮中火相映。徹夜如白日。

程源云。賊兵盡從齊化門出自。成仍穿箭衣。但多二  
黃蓋耳。從賊偽官俱于齊化門叩頭。賊傳免送後隊。  
至午刻盡出。又云。西成之間。逆闖擁大兵出前門。  
止留殘卒數千在內。放火三十日。天明。宮殿及太廟  
俱被焚燬。止存武英殿。宮女復逃出無數。大內尚有  
重大器物。無賴小民于煨燼中取擢。無遺。午間九門

亦火止留大明門及正陽門東西江米巷一帶未燒  
蓋賊留一面出路也其未出者悉爲百姓所殺凡二  
千餘 樵史云賊焚五鳳樓九門放火火光燭天號  
哭之聲聞數十里

賊無他伎倆到處先用賊黨扮作往來客商四處  
傳布說賊不殺人不愛財不好淫不搶掠平買平  
賣獨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頗愛斯文  
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卽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  
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僞官多係山陝秀才益信爲

真于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無知窮民。皆望得錢。拖欠錢糧者。皆望蠲免。真保間民。謠有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等語。因此賊計得售。賊胆益張。只以三四人或四五人。便來到任。謔言大兵在後。卽至地方。官聞風先遁。而偽官儼然南面矣。

賊不識字。其偽勅書告示。多別字。如廢弛訛費弛。事務訛事。驚有戶部吳虎爲賊用。復其官賊。每呼其名爲吳虎云。



賊兵入城者四十餘萬各肆擄掠自成或禁止輒  
譁曰皇帝讓汝做金銀婦女不讓我輩耶

賊謀劫漕漕河中涸賊得花缸去花以爲馬槽無  
用大者以搗蒜小者作油盞

東村老人曰自成入京大類赤眉更巢蓋盜賊之  
性本無霸王之畧或者天厭內外諸臣貪風熾盛  
特生此惡魔以蕩滌之耳

### 李自成祖墓

先是陝西參政都任賈李賊所至槐陵塚前茫茫

卽拘李氏宗而詰自成父母。誰能何在。初味不可。則大呼。吾將盡掘李氏墓。始有報者。掘視則膚色如生。骨且有肉。乃刀剉而莫涸之。

李自成謠讖

宋獻策云。我主止可爲馬上王。溯過幾年而已。又云。遇秦而興。遇魯而亡。又前月掘一石碑云。流人順河。干陷在十八灘。若要上雲天。墮落鴈門關。又口謠云。自成割據非天子。馬上登臺未許年。只後諸讖概可信矣。

李自成鑄錢

嘗思錢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又非耳目之玩好。而乃名之爲寶。亦自有證。蓋關平時之盛衰者也。前代無論矣。卽崇禎季年私錢盛行。大如鵝眼。每貫八分。予竊謂賤之至此。寶矣。其寶矣。且錢背俱鑄一馬形。是隱示崇禎之後卽有關寇也。然關寇之不久。亦可于錢驗之。昔自成于山西鑄錢不成。至京又鑄。文轉成太昌。又鑄九聖。復不成。豈非寶之所在。祇有司之者乎。有西安人語予曰。自成之錢。旣重且大。民間不

使亦不甚用予問之曰其錢與今大異輕重不一每一錢有半兩重者作銀一分一兩重者作三分一兩半重者作五分二兩重者作錢極輕五錢起至二兩重止百姓市零星之物甚爲不便以增減太多故耳凡用者俱將錢懸于項上不許藏腰袖中及大清兵入秦百姓悉棄錢于地而不取然則通寶者通行于世內爲寶人間不行豈足爲寶乎按民間偶有一二細錢此假錢非自成所鑄予聞黑喘之母見小錢而歎明矣。真有識哉。

吳三桂請兵如末

吳三桂字長白高郵人。遼東中後所轄督力絕倫。父襄字兩環起家武科官都指揮使鎮守寧遠。部下有精兵四萬。遼民七八萬皆耐搏戰。而葵丁突騎數千尤爲雄悍。敵望之輒遁。崇禎十七年正月。調襄入京。提督御營。初到議徹寧遠守關門。三桂與副督王永吉。遼撫黎玉田等。謂遼東前後衛復失。寧遠勢孤。難守。宜徹寧遠兵民入守關門。卽京師猝有寇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上下其議。給事中吳麟徵言衛之便。

一時廷論羣譁。諸閹臣尤相左。言無故棄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事遂寢。迨寇患急。朝廷悔之。屢下旨。徵督臣永吉。三月封三桂平南伯。徵兵入援。三桂不卽行。及三月初旬始出關。徒甯遠五十萬家。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抵豐潤。京師陷矣。三桂聞變。頓兵山海。先是十六年春。田皇親遊南京。挈名妓陳沅。顧壽而北。田還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買陳沅去。自成入京。劉宗敏繫吳襄索沅不得。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至七千。三月廿七。將自成守邊兵。

萬盡行砍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據山海關報至。自成遣叛將唐通統兵往禦。又遣叛將白廣恩統兵往永平救援。廿九日自成使唐通與文武二人犒師。銀四萬。賚吳襄手書。招三桂曰。汝以身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眞累戰功。歷年歲也不過爲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計。而漢高一見韓彭卽予重任。蓋類此也。今爾徒飭軍容。頓兵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抗吭。講虛之謀。復乏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

曰。吾若已逝。爾父須臾。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  
昔。漢。書。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爲不忠。子胥。違楚適吳。  
不爲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爲子胥難。爲元直易。我爲  
爾計。不若反手。啣壁。負鑽。與棺。及今早降。不失通侯  
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客  
主之勢。旣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  
爾父無事。受戮。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  
語云。知子者莫若父。吾不能爲趙奢。而爾殆有疑于  
括也。故爲爾計。至囑。至囑。是書本牛金星作。使吳襄



者。唐通至三桂營。言老總兵新主十分優禮。專待有軍共圖大業。以作開國元勳。且言東宮無恙。三桂得書。怒曰。逆賊如此無禮。我吳三桂堂堂丈夫。豈肯降此逆賊。受萬世唾罵。忠孝不能兩全。叱左右將來。使斬之。又云。吾忠不成。孝不成。何顏立天地間乎。有自刎而已。帳下止之。參將馮有威進曰。吾輩願效死殺賊。今不如收其金幣。散賜士卒。然後起兵。使彼不及備。何必殺此偽官。三桂從之。遂佯喜曰。願一見東宮。而卽降。報書復命。賊計以定。王往。卽日遣賊將。

學定王赴唐通營時洪承疇與三桂舅氏祖大壽俱

降仕

大清朝三桂遂往乞師

大清主許之四月

初四辛酉三桂破山海關唐通迎降定王已至三桂  
軍三桂檄自成云必得太子而後止兵致書絕父云  
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止父親大人膝下兒以父蔭  
熟聞義訓得符罪戎行日夜勵志冀得一富以酬聖  
眷屬邊警方急密用遠巨鎮爲國門戶淪陷幾盡見方  
力圖恢復以爲李賊猖獗不久卽當撲滅恐往復道  
路兩失事機致爾皆稽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

靡吾父督理御營勢非小弱。繞繞百雉。何致一二日  
內便已失墜。使兒捲甲赴關。事已後期。可悲可恨。側  
聞聖主晏駕。臣民戮辱不勝。耻裂猶意。吾父素負忠  
義大勢。雖去猶當奪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  
下以殉國難。使兒縞素號慟。仗甲復仇。不濟則以死  
繼之。豈非忠孝雉堞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  
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在荊  
爲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嗷唱宿將。  
矯矯王臣。淚愧巾幗。女子父旣不能爲忠臣。兒亦安

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  
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三桂再拜。初九  
丙寅，自成得書，大怒，卽盡戮吳襄家口三十餘人。下  
令親征。十三庚午，與劉宗敏、九大帥等率兵四十萬，  
號八十萬，出京往戰。沿途七百里，三桂聞之，痛哭誓  
師。刻期勦賊，軍聲大振。時自成前鋒四萬先至關，三  
桂與之十三戰，勝負相當。十五壬戌，自成至密雲，十  
七甲戌，自成大隊至永平。三桂兵頗少，與自成對陣。  
日昃不遑暇食，遂結虛營于關外，使民詐爲軍士多。

執旗鼓守之。私易士卒入城。飲食項之。自成薄外營。將營中老弱盡行殺死。長驅城下。圍之數匝。又從門西一片石出口。東窺外城薄關內。三桂見自成勢大。解與爭鋒。先已請兵滿洲。是勸之臣。大清之九王。卽攝政王也。已與英王裕王發兵十萬將欲入塞。途遇三桂。使者疑之。與英希爾王計曰。豈三桂知我南來。故設此誘耶。且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大過人者。今特大衆親至。惠不在小。得毋乘戰勝。精甲有窺遠之慮乎。不如分兵

固守以規勸。薛遂領兵不進。駐營于彩雲嶺。高誘旗  
幟。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營。覘之。三桂復遣使往。請  
九王。猶未信。華生言三九王始信。而兵猶未即行。三  
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而全軍始至。共十  
四萬騎。三桂知大清兵已在關外。遂突圍出外城。  
馳入大清營中。見九王。稱臣。遂斃其首。以白馬祭  
天。烏牛祭地。揮血斬在。執箭爲誓。三桂爲前鋒。九王  
總重兵居後隊。英王張左翼。統二萬騎從西水關入。  
裕王張右翼。亦統二萬騎從東水關入。于是三桂復

入關盡其民開關延敵然迫于戰期兵尚未盡薙  
髮恐無以辨夜半密令軍士以白布裂爲三幅濶如  
三指纏之于身以爲暗記然布亦不能猝辨卽以畏  
足布裂用之約 大清兵見三指布者卽勿殺蓋三  
數與白色者取三桂及長白兵縞素之意也然九于  
多謀不肯先與自成輕戰十九丙子使三桂爲前鋒  
與自成大戰于關內一片石一以觀三桂之誠僞一  
以覘自成之強弱欲坐收撫人之利日暮戰罷九王  
始信二十丁丑三桂自成兩軍復合戰戰方酣九王

使鐵騎數萬以白標爲號繞出吳兵之右銳不可當  
自成隨數十騎拔太子登廟岡觀戰有僧進曰此非  
吳兵必東兵也宜急避之已而見白標軍如風發潮  
湧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闖兵大敗自成狼狽遁雖劉  
宗敏勇冠三軍亦中流矢負重傷而回時闖兵入都  
恣意淫掠身各懷重貨無有闕志故爾大敗屍橫八  
十餘里馬無孑孓處所棄輜重不可勝計然吳兵檢  
賊屍內有數十金猶可私取若百金以外則不敢匿  
必獻之于師恐懷金既多則不肯力戰而思逃也二



十二戊寅自成駐兵永平三桂使人議和并請太子自成命張若麒奉太子赴三桂軍中請各止戰三桂允之約自成回軍速離京城吾將奉太子卽位自成請如約既盟自成遂旋師三桂頭兵不前是以自成得安行二十六日癸未自成回京三桂棄定王千王永尊擁太子整軍而行一路彩檄密告遠近自成聞報駭百姓千崇大宣武門外毀拆民房及牛馬二十七三桂傳帖至京言議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爲先帝服喪繕備迎候東宮二十日丁亥自成西奔五

月戊子朔皇太子在三桂軍中傳諭京中官民各宜  
整肅靜候士民大喜相慶三桂兵至榆河大清園  
師檄其西行追賊三桂請護太子入都帥不許三桂  
夜送太子于高起潛所或云潛逃于民間陰導之入  
皇姑寺西江米巷諸商合貨爲三桂家發喪每棺衣  
衾各費百兩初二己丑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  
斬賊將谷大成祖光先墮馬折足自成屢北北京  
城中俱延頸望太子至初二庚寅北京諸臣迎候于  
朝陽門外傳呼奉太子至多官望塵俯伏及登輿知

非東宮也。各駭愕而退。及城門。吳具前導者城上。過揮白標矣。大清國來者乃攝政王入居武英殿。侍郎王鰲永從入。見上下同坐于地。乃潛走出。至初五壬辰。沈維炳、王鰲、永金之俊授職名入內。攝政王令各官俱照舊。又具勸進表上之。攝政王閉門不出。其內院大學士范文程接見。笑曰：「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于是傳攝政王令。自初六癸巳始為先帝設位。帝王廟哭臨三日。隨議諡號。議葬隧。俟事畢。削髮禮部侍郎楊汝成稱典禮。浩

繁不能獨任。王問漢官何人最賢。沈維炳等推舉李  
明睿。即命爲禮部左侍郎。明睿以病辭。王曰。爾朝皇  
帝尙未收歿。明日卽欲令京城官民人等哭臨。無神  
主。何以哭臨。無諡號。何以題神主。明睿開言。大働王  
義之。卽命議諡于朝房。諡先帝爲懷宗。端皇帝。周皇  
后爲烈皇后。安奉神主于帝皇廟。初六至初八三日。  
百姓哀號如喪考妣。尋命造陵。衆以田皇妃墳宏。厥  
壯麗。明睿厝先帝于中。台周皇后居左。田皇妃居右。  
甲乙史云。初五日。庶吉高琦。李呈祥。訪王。薨。永議號。

蘇永日今日行所當行耳高李出城被劫因留潘通  
濤范文程召詞林官止高爾儼應命議脩崇禎史爾  
儼曰應翰一體請書召之明日何瑞徵等皆入楊昌  
祚林鏞志以重傷告假范許之范上虞人瀋陽衛籍  
其祖鏞兵部尙書自瀋陽陷歷官至此每日坐午門  
右決專故學士倪元瑞家人具呈扶柩回籍范差官  
執令節送至通濤倪夫人肩輿出城如曠見焉○吳  
三桂自成于保定勝之明日追至定州奪其駝馬  
又三日及于真定逐之出關而止李自成過關方整

隊西行初六癸巳。北京爲哭臨先帝之始。五城御史監蕭諸儀曹溶等五人因攝政王有照舊之甫儼然卽真朱朝錄者。宗室之子。書示稱順治元年奉旨若先更易者。從賊如熊文舉湯枝起朱徽等。咸同哭臨五月初七甲午。大清國封吳三桂爲平西王。楊仕聰家眷出北城門。生方大猷遣家丁護送。大猷者。薊州監軍。隨三桂降。大清令守通州也。十一戊戌。大清國令虛燕城之半。以屯兵。盡驅民出城。自是縉紳雜出。槩不致詰。十二己亥。三桂旋師入燕。十五

明季北粵 卷三十一  
壬寅攝政王登武英殿受朝賀。王出示京城令官民除服。薙頭衣冠悉遵大清之制。自是京城內外盡皆薙髮。自洪武戊申至此凡二百七十八年云。錢敷曰。陳沅身價千金。皆有司敲朴萬民之膏血也。遂以殺吳襄一家不血刃而易中國之天下。其果傾城何如。以一婦人而忠孝兩失矣。

予按吳襄之被殺也。一載自成得書。殺襄家屬而繫襄東行。迨戰敗。卽梟吳襄首。懸之高旂而返兵。如是則戰時尙未殺也。然戰敗甫殺襄。三桂何忍。

使人議和。是不可信者一也。一云自成回京後。聞三桂移檄遠近而殺襄。是殺襄又在議和後也。則議和時。襄尙在自成所。三桂何無一言及之。且未聞交質之說。是不可信者二也。史畧遺聞俱載自成初出兵時所殺。似爲近之。

附記野史

吳三桂欲倡義復仇。以衆寡不敵。遂親往大清國請兵十萬爲朝廷雪耻。大清不允。三桂力怨。大清曰。明朝文武數無信義。將軍欲建大功。本國何難。



發兵助陣。恐成功之後。不知將置身何地耳。三桂曰。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爲巨寇弑逆。士庶傷心。神人其憤。桂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家而後國。今君后俱遭慘弑。桂食君之祿。焉有坐視之理。如必計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于衷也。桂今日誓死報國。雖肝將塗地。亦所不辭。安問其他。大清王曰。將軍姑退。明日再議。明日三桂披髮掛孝。復進謁。大清主痛哭哀懇。大清主遂發兵。三桂因斬關而入。自成聞之。遣使以吳襄手書及檄文招之。檄王大順。

國王應運龍興豪傑響附唐通相光先等知天命有  
在四面華心朕嘉其志俱賜綵服二十疋黃金二十  
金白金四十兩所將兵卒先給四月兵糧俟立功日  
量功陞賞抗命周遇吉等具服五刑全家誅戮刑賞  
昭然判若白黑爾等當審時度勢棄昏就明安享令  
名功業奕世孰與棄身逆命妻子戮辱大福不再後  
悔噬臍檄到須知三桂得書不悅遂答書以絕父自  
成復使唐通往通見三桂曰將軍久在邊關初高杆  
馬豈意奸臣敗事國喪君亡天下生靈塗炭久矣今

新主豁達宏博。網羅英豪。雖無堯舜之仁。頗有湯武之德。渴慕將軍盛望。一見即當到拜。位在諸臣之上矣。三桂佯喜曰。前口使者言之無緒。使我一時忿躁。遂致决裂如此。今家君見在羈囚。恐旦夕不保。桂方悔恨。幸將軍駕臨。自當改絃易轍。共建百世之功。但東國之兵已入內地。勢難挽回。惟一戰敗之。然後可掩甲趨朝耳。通曰。通雖爲弱。願隨鞭鐙。三桂曰。神業與東國有約。若回兵直指。無以爲辭。煩大兵先出。東兵情桂相取。戰必無謀。我兵出其不意。從後夾攻。一

戰可滅矣。通大喜。率兵出關與大清合戰。大敗。退走。吳營。勿心砲發。吳兵殺出。內外受敵。通通走。三桂沿途遍張告示云。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爲復大仇。殲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弒。亘古奇歎。劇冠披猖。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勦。所過地方。俱應接糧草。務期罄擄巢穴。殲介無遺。庶使克復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又榜文一道平西規王吳爲安撫殘黎以救民生事  
照得逆闖李白成批生賊民窺竊神器滔天罪惡罄  
竹難書荷蒙 大清朝垂念歷世舊好特命攝政王  
殿下大興問罪之師懷綏萬邦用濟和平之域仁聲  
所播義無拂命第慮遐遠之區訛傳舛錯不特有  
大清戢暴安民之意致黎庶反受執迷殞身之禍  
今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擁戴西洋大砲數百位  
緒繹南下相應榜諭以醒蒙愚爲此示仰一帶地方  
官生軍民人等務期仰體 大清朝安民德意速速

投誠。販命各安職業。共保身家。毋得執拗。迷謬自罪。  
玉石俱焚之慘。未使特諭。順治元年四月廿六日。榜  
自成聞之。遂殺吳襄全家。語牛金星曰。北兵勢大。城  
中人心未定。我兵豈可久屯在此。卽十北京不敵一  
秦中險固。爲今之策。不若退處關西。以圖堅守。金星  
曰。大內金銀搜括已盡。但皇居壯麗焉。肯棄擲他人。  
不如付之一炬。以作咸陽故事。卽後世議我輩者。亦  
不失爲楚霸王之英豪。自成從之。遂于宮中四處積  
聚竹木。桐油。稍葉等件。以備舉火之用。百姓聞之大

賊自成于四月廿九西走。間宮放火。燬官惟山。陝河南北直人併前選用者。隨行。餘見賊勢稍衰。四散逃歸。侍讀楊觀光不肯隨行。自成怒殺于順成門外。制將軍谷大成統兵五千距後。自成率大隊自齊化門出。途中大昇焚掠。婦女懸樑投井者無算。百姓官紳踐踏死者。積尸成堆。